

走马
天下

甜酒酿

□朱朱

堂食没有开的时候,分外想念在外胡吃海喝的日子。农家乐的大馄饨和甜酒酿,虽不算主食和头菜,但少了肯定遗憾,仿佛烧烤没了啤酒,冬天吃肉没有烧刀子一般不得劲儿。那时候小陈还不是陈主任,香香还没有加入内卷父母大军,丁丁仍在考研的路上。很多个太阳高照的中午,人潮涌动的黄昏,我们挤在香香的小奇瑞里去吃甜酒酿。柴火烧的灶煮出来的饭和菜有一种奇特的香。尤其对于不胜酒力的我们,甜酒酿的度是恰到好处的邂逅,不会迷失也不会失态。有一回老板娘弄了点不加糖的原浆,喝得我们差点回不了家。

后来那家店拆了,馋酒酿的时候去超市买了几瓶酒酿罐头,难喝极了,再后来,小陈在大市场的一个拐角处找到一个小门面,一对老夫妻专做酒酿,兴致勃勃买来带到办公室,几个人在午休时间跑到档案室喝了个饱。

那时候快乐很简单,工资提了一档哪怕几十块,找到一个好吃的小店,哪怕路边摊,我们吃过红烧大盘鸡、热腾腾的牛肉汤,在冬天第一场雪的夜晚吃过烤全羊、肤白貌美的女厨做的椒盐排条。再再后来,街边的饭店越来越多,可好吃的却越来越少。小陈越来越忙,很快成了陈主任,每到年底大结算的时候就面色憔悴,眼镜厚如瓶底。香香带着小儿子到处上补习班,每天把重点学校挂在嘴上,丁丁考研成功离开了小城,她有了新的方向新的朋友。

被疫情关在家里的时候,读的每一本书都在讲道理,第一本书告诉我们要有目标,要一直奋斗不要停,要有爱、有热情,不断进步。第二本书告诉我们有些人不会陪着过完一生,会因为状态和角色的变化自然地疏远,要往前看不要回头,甚至会美化这样的变化。成熟就是要适应无常,适应物化和冷漠。第三本书告诉我们要控制情绪,要不动声色,这样对自己好,对周围人也好。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,仿佛一个雪白浑圆的糯米糍,外表完美得毫无破绽。想教出一个完美的人、成功的人,一个完全不像自己的人,读完让人激动又伤心。

解除管控的那一天,丁丁忽然回到小城,在她披散着长发走进包厢的那一刻,大家尖叫着抱在一起,仿佛回到了一起吃甜酒酿的日子。那天的甜酒酿装在很精致的瓷盅里,镶着金色的边,众人举起的时候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岁月,坐下那一刻忽然有些伤感。酒酿依然甜,我们却已不是当初的我们。

回家的路上,我像个老狐狸般总结,开心是因为尚有初心,伤心是因为总觉得自己被教坏了。从前毫不犹豫一往无前,现在瞻前顾后、唯唯诺诺,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人生里,没有谁会回到过去,想着自己第二天仍旧会拧巴不愿一路“坏”到底,不敢因为太好而太弱,在车里听着电台的怀旧歌曲《半点心》,忽然泪流满面哭得像个孩子。



铁线莲

潘熙夏

保安老陈

□武健

“你们做快递的不用起早,舒服些。我们不行,天天起早呀!”

在快递柜取件时,旁边送奶工和快递员说话的声音很熟,微胖的身躯在低头整理着小箱子。我特意绕到他的侧面,看了一眼,果然是老陈。

听我喊他,抬头一看是我,老陈立刻满脸笑容。

老陈以前是学校的保安,前几年换了保安公司,只留了他一人,因为他人头熟,几乎认识所有的老师,人也不错,整天乐呵呵的。没多久天冷了,新保安公司大概是打造形象,给负责门岗的保安弄了套深蓝色长呢子礼服。有天上班,看到老陈满脸笑容地站在校门口,微胖的身材把礼服撑得恰到好处。

“老陈,你今天帅气!”

“真的呀,武老师!”老陈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,笑出了声。

有时会坐在门卫等人或办事什么的,老陈或长或短地会和我聊聊。他最喜欢聊的是一对儿女,在他口中,都是努力上进、懂事听话的孩子。老陈是苏北人,老大女儿,老二儿子,都要上学,家庭负担重。自己没有什么文化,也没什么手艺,只能到南京来谋个简单的工作。

有点想念

□汤凯燕

打开久违的QQ空间,跳出一条留言:“今晚睡不着,来看看你,你很久没更新,竟有点想念。”

她是我曾经的网友,时常在空间互访。近五六年我转战微信朋友圈,便将QQ搁置,也离开了他们。

离开很轻松,现实朋友也来来去去不少,更何况一个个由方块字组成的小性格。

今天我有些惭愧,意识到我们穿行两个世界,现实的物理空间、虚拟的网络空间,它们同样真实。

人们在日常生活中,通过各种活动进行交往,形成交际性格。大家笑着、说着、动作着,然而大多停留在浅

有天我在传达室,看到老陈下班就匆匆换了衣服骑个电瓶车走了。我问其他师傅,老陈这是干吗去呀?

“他呀,要钱不要命!你猜他做几份工?三份!一大早送牛奶,然后来上班,下班之后再送报纸。”

难怪我一直发现老陈的脸色不好,泛白。老陈从来没和我抱怨什么,说起家人,总是乐呵呵的。“我女儿现在和武老师是同行啦,也是教师。”儿子也快毕业了,他说起儿子来,满脸的期待与幸福。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来南京打拼,还是和夫人一起来。两人一起来,互相有个照应就好了。

第一波新冠疫情杀来的时候,大家都措手不及。学校匆匆放了寒假,几个保安的伙食成了问题,食堂不开,对面小巷10块钱的快餐店也停了。我偶尔回学校几趟,看到保安只有泡面吃。太太为了改善伙食,动手做了烧卖,特意装了两盒让我趁热送到了门卫。几个小伙子很开心,他们说老陈不干了。

惭愧得很,我只在门卫的小白板上看过一次老陈的上岗证,三个字的姓名,忘了。但时不时地会想起老陈,惦记着他的不易。

老陈还是那样的微胖,身上穿的是我们学校的校服,头上戴着旅行社发的那种便宜的帽子。他与我年纪相仿,两年前的头发还是黑的,今天看两鬓也微霜了。

“女儿读特殊师范,已经工作好几年了;儿子读幼师,定向委培的那种,去年刚刚分配了工作,就在老家。老家以前是镇,前几年划进市里了,也算城里人了。”老陈还是愿意和我聊家常,还是满脸幸福。

“你那年怎么不干保安了?”

“收入不高,并且新保安公司要求12小时工作,我没法兼职。”

“我们都差不多半百的人了,也别太累了。”

“没事的,武老师,以前干几份工作,也就六七千的收入。现在专职送奶,还能多一两千呢。”

老陈胖脸、微瘪的嘴、小眼睛,一开口满脸的笑容就把眼睛给挤没了。

“武老师,我给你订份牛奶吧,送你的。”

“不用不用,”我赶忙摆手,“我自己订自己订。”

“那你就订这个牌子的,我负责送。”老陈一边举起手中印着品牌的箱子,一边和我告别。

玉兰
一瓣芬芳
一叶

层交流,除至交好友外,很少坐下来认真真交谈。

微博、QQ空间、朋友圈等社交网络,人们发表图片,留下话语,都是在安静时,表达一种心情,隐伏某种欲望。有时我们以为自己在游戏,不知自己留下的每一笔都是有意义的,都在塑造自己的网络性格。

网络性格与交际性格并不完全相同,一个沉默内向的人可能是个逗比,一个外表平凡枯燥的姑娘竟有着莲一般的心事与情怀。

究竟哪个才是更真实的我们?

日常中掺杂了更多外在,比如

衣着打扮、容貌、社会地位、个人财富。虚拟世界,一个人是否真诚、是否可爱、是否可笑、是否可怜,无法隐藏。我们向外界敞露着野心而不自知。

因为虚拟网络,我们仿佛与很多人靠得很近,熟知他的喜好、感知他的心情、围观他的经历。当有一天那个人忽然消失了,就像被风刮走,无影无踪。我们这才明了,原来他终究不过是个陌生人。

但是,走过路过,总是有痕迹种在了别人心里。就如在那个夜里,她说有点想念。

我给她留下了微信号。